

蔡元培的生平

●陶英惠（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備受國共雙方尊重

在中國近代史上，蔡元培先生（一八六八—一九四〇）是極有貢獻的教育家，也是一位具有卓見的政治家。在身跨學術、政治兩界的學人中，他更是最有風骨的一人。在生前，備受各界人士的推崇；故世後，尤令人長相追思！當民國二十九年三月五日病逝香港時，各黨各派的人士均致電弔唁其家屬，雖然時值抗戰最艱苦之期，中央仍通令全國各地於三月二十四日舉行追悼大會，中共亦於四月十四日在延安集會悼念。

民國五十七年元月十一日，為蔡先生百年誕辰，中央研究院特在南港蔡元培紀念館舉行紀念暨銅像揭幕典禮，先總統蔣公中正特親臨會場瞻視銅像致敬。近幾年來，大陸上也為蔡先生舉行了一連串的紀念活動：如設立紀念館、成立「蔡元培研究會」、舉辦學術討論會、拍攝「蔡元培生平」影片、塑造銅像及到香港掃墓等。民國以來的學者，像這樣備受國共雙方尊重的人，實不多見。

蔡先生是一位在多方面有所貢獻的人物。他

的一生，幾皆與教育、學術、文化事業有關。他在獲得了傳統的科舉功名後，又兩度遊學歐洲，埋頭學習，以擷取新知。故能在主持全國教育行政時，以新的觀念建立我國教育的新制度，並在北京大學樹立了自由研究的學風，在中央研究院為科學的研究奠下了基礎。茲就其重要的生平與志業，作一簡單介紹。

蔡元培字鶴卿，又字仲申、民友、子民，並會化名蔡振、周子餘，清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七日（一八六八年一月十一日）生於浙江省紹興府山陰縣城內筆飛術故宅。其先世於明朝末年由諸暨遷山陰，從高祖開始全家都經商，只有六叔寶炯（銘恩，字茗珊）以廩膳生鄉試中式。元培在六叔的幫助和指導下，讀了許多經史典籍，如：四書、五經、史記、漢書、文史通義、說文等。所以他雖生為商家子，但終於走到讀書的路上去，從而決定了他以後發展的方向。

人的性格，泰半來自早年家庭的影響。元培的父親寶煜（又名光普，字耀山），為人長厚，慷慨好施，據說在任錢莊經理時，因某年獲利甚厚而加倍發放年終獎金，為東家不滿，責令賠償

，遂於光緒三年（一八七七）鬱悒以歿。當時元培僅十一歲，兄弟孤苦無依，又沒有積蓄，幸賴母親周太夫人典質衣飾，克勤克儉，撫養成人；並時時勉勵他「自立」、「不依賴」。在雙親的潛移默化下，他不僅養成了自奉甚儉的習慣，而且惻隱為懷，經常周濟寒士。其寬厚的天性，是遺傳自父親；至於不苟取、不妄言的態度，則得自母教。

元培有兄弟四人，姊妹三人：長兄元鈞（鑑清），長他兩歲，曾在上海崇實石印局任職。三弟元堅（鏡清），小他兩歲，曾在紹興錢莊業中任職。四弟六歲殤。大姊十九歲去世，二姊十八歲去世，七妹二歲殤。

在婚姻方面，元培一生凡三娶：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三月，與王昭（仲明）女士結婚。二十六年（一九〇〇）五月初九日，王夫人病逝。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十一月二十二日續娶黃世振（仲玉）女士。民國十年一月一日，黃夫人病逝北京。十二年七月十日續娶周峻（養浩）女士。周夫人於民國六十四年七月病逝上海。

元培共有五子：阿根、無忌、柏齡、懷新、

英多；二女：威廉、醉盎。

元培六歲（一八七二）入家塾，十四歲（一八八〇）受業於會稽八股文名家王懋愴（子莊），從讀禮記、左傳等。十七歲（一八八三）補諸生，開始廣泛的自由讀書。十八歲（一八八四）充塾師兩年，為從事教育工作之始。二十歲（一八八六）起，在會稽名藏書家徐樹蘭、徐友蘭家校書，得博覽羣書，學問大進。二十三歲（一八八九）參加浙江鄉試（己丑親政恩科），獲中第二十三名舉人，翌年入京會試中式，為貢士，因殿試朝考的名次均以字為標準，他自量寫得不好，所以未參加本科殿試即返鄉。二十六歲（一八九二）再入京補行殿試，中壬辰科二甲第三十四名進士，獲授翰林院庶吉士。二十八歲（一八九四）散館，升補編修。在考場上一帆風順；在舊學方面也奠下了深厚的根柢。時中日甲午之戰爆發，國人自夢中覺醒，維新圖強的呼聲高唱入雲。元培的思想，也有了顯著的轉變，開始涉獵譯自外文之書報刊物，並留意世界事物，又學習日文，以間接吸取新知。

棄官辦學圖謀革命

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八月，戊戌政變發生，元培認為康、梁之所以失敗，是由於不先培養革新人才，而欲以少數人弋取政權，排斥頑舊，不能不情見勢絀。同時，他也看清楚了滿清政府的無可希望，以及革命的不可避免，於九月初一日毅然拋棄了翰林院編修的官職，返里興辦教育。於此，可見他從事教育工作的動機所在。

同年十月底，元培應邀出任紹郡中西學堂總理（校長），立即進行一連串的改革。這是他服務於新式學堂的開始，也是畢生盡瘁於文教事業的起點。校中的功課，有我國舊學，也有粗淺的西洋學科。教員中也有新舊兩派，他與杜亞泉等提倡新思想，時與舊派辯論，舊派運動堂董出面干涉，遂於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九月七日憤而辭職。翌年在上海擔任南洋公學特班總教習，鼓勵學生自由閱讀，並於批改課業的評語中，多提倡民權之說。

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三月，元培與蔣智由等組織中國教育會，被推為會長。該會的目的為：「教育中國男女青年開發其智識，而增進其國家觀念，以為他日恢復國權之基礎。」並宣稱：「欲造成理想的國民，以建立理想的國家。——這個理想的國家，「純然共和思想，所以從國民做起」。為了「造成共和國的國民，必欲共和的教育，要共和的教育，所以先立共和的教育會。」這一鮮明的革命的教育宗旨，使該會隱然成為東南各省進行革命的大本營。

就在中國教育會成立的同一個月，元培又與蔣智由、吳彥復、林白水、陳範等商談興辦女學事，八月初一日，所制定之愛國女學校開辦簡章公布，推蔣智由為總理，不到一個月，蔣去日本，改推元培繼任。同年十一月三日正式開學。他所以成立愛國女學校，係鑒於中國向來有男尊女卑的成見，他認為男女的不平等，是由於男女對社會所盡的義務不同；要想使其平等，首先應該使他們在社會上所盡的義務相等，也就是社會上

各種職業，男女應同時參加。要達到這一點，非從教育著手不可。

同年十月，南洋公學發生風潮，元培助退學生組織愛國學社，聘吳敬恆（稚暉）、章炳麟（大炎）為教員，師生公言革命無忌。又與「蘇報」訂約，每日由學社教員撰論說一篇，「蘇報」遂成為學社的機關報。

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正月，又與吳敬恆等發起張園演說會，發表排滿革命言論。由於言論日趨激烈，革命的旗幟越來越鮮明，到了五月初，清政府乃有查拿新黨的風說，元培也在黑名单之內。而教育會與學社內部，又為了主屬問題發生爭執，他對這次內鬨甚為氣憤，乃於五月二十日赴青島習德語，作留學德國的準備。至閏五月初五日，「蘇報案」發生，上海的革命運動，受一嚴重打擊。

同年七月，元培自青島返回上海，創辦「俄事警聞」日報，以喚起國民對俄國佔領東北的注意，不直接談革命，常繹述俄國虛無黨歷史作間接鼓吹。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正月，將「俄事警聞」改為「警鐘日報」。六月，辭警鐘日報編務，接任愛國女學校校長。是年冬，光復會成立，被推為會長，秘密結納各地會黨，預備進行暗殺與暴動。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九月，由何海樵介紹加入同盟會，並被推為上海分會會長。

從戊戌政變到同盟會成立這段期間，元培毅然放棄了十年寒窗、夢寐以求的翰林頭銜以及很好的出路，回到紹興轉赴上海，藉著教育工作來

新溫故知

②

蔡元培

① 請看北京學生的大群
北京政府如能死心塌地學生
我們應該如何
今日接到天津急電如下
頃電十時學生大演講放軍警向
軍警四百人新總理公四月
文放身軍統領的去前徐徐下
仍演波演以示決心各省縣學
入進管放天津學生聯合會
現在政府的手段一天比一天
簡而不把學生事人待了
北京學生不聽政府的同此
1919年5月20日

- ①五四運動時北大學生張貼的街頭宣傳文告。
- ②蔡元培為「台灣青年」創刊號所題「溫故知新」墨跡。
- ③蔡元培親筆明信片手札。

③

CARTE POSTALE

ADRESSE

Monsieur C. H. Wood,
130 Letchmere Road,
Battersea
London S.W.
Angleterre.

Correspondance

啟者
此報
已
刊
行
如
蒙
賜
教
示
不
勝
感
荷
此
致
諸
君
蔡元培

啟者
此報
已
刊
行
如
蒙
賜
教
示
不
勝
感
荷
此
致
諸
君
蔡元培

啟者
此報
已
刊
行
如
蒙
賜
教
示
不
勝
感
荷
此
致
諸
君
蔡元培

啟者
此報
已
刊
行
如
蒙
賜
教
示
不
勝
感
荷
此
致
諸
君
蔡元培

啟者
此報
已
刊
行
如
蒙
賜
教
示
不
勝
感
荷
此
致
諸
君
蔡元培

啟者
此報
已
刊
行
如
蒙
賜
教
示
不
勝
感
荷
此
致
諸
君
蔡元培

宣傳革命，凡是與革命有關的組織，他無不參加活動，或為主要發起人，或擔負其重要責任，然後與國民革命運動匯合。這些國內革命的伏流，不僅直接間接促進了同盟會的組織，也為辛亥革命建立了一個不拔的根基。

清末，知識分子參加革命行列的很多，但其中具有傳統功名者很少，而身為翰林高官者尤不多見，元培就是其中之一。他之所以參加革命，實導源於其愛國心與自由思想；而環境對他的影響，也不容忽視。他生長在浙東，凡明清之際如黃梨洲、張蒼水、全謝山諸大儒的民族思想，他都潛接而默識之。嚴復譯「天演論」的時候，常說「尊民叛君、尊今叛古」的話；「物競」、「爭存」，更成為當時的口頭禪。梁啟超的高唱「破壞」，譚嗣同的「衝決網羅」以及俞正燮「認識人權」、「認識時代」等見解，在在都深深印在他的腦海裡。同時，他又吸收了十九世紀民主自由的新思想，醞釀激盪，自不會再為忠君的舊觀念所束縛。但是他所主張的是政治革命，並非狹隘的種族革命。他的學製炸彈，預備暗殺、暴動以及組織光復會，加入同盟會等一連串的革命行動，都應該從這個方向去看。

確立民國教育方針

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五月，元培在新任駐德公使孫寶琦的協助下，以使館職員名義隨同赴德留學。先在柏林一年，學習德語，兼作家庭中文教師，並為商務印書館編譯書籍。翌年遷居來比錫，於陽曆十月十五日進來比錫大學聽課

。所聽的課程有：哲學史、文學史、文明史、心理學、美學、美術史、民族學等，範圍非常廣泛，既未專攻一門，也沒有攻讀學位，後來雖勉自收縮，以美學與美術史為主，輔以民族學。他是從中國傳統的博學風氣裡面陶鑄出來的人，再經在來比錫大學三年的苦讀，吸取西方近代文明的精粹，使其氣度與識見更為雍容博大。

國內的革命運動，這時正日趨蓬勃。武昌起義後，元培立即到柏林與留德學界共同宣傳和募款；不久接陳其美電報，乃取道西伯利亞東歸，於十月十一日到上海，結束了初次留學生活，開始為新建立的中華民國貢獻其心力。

民國成立，孫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元培被任命為首任教育部總長；臨時政府北遷後，仍蟬聯教育總長。這時，國體已由專制改為民主，除舊佈新，一切草創；而各方對新教育的精神、制度和內容，頗多意見。元培認為當時教育界所提倡的軍國民主主義及實利主義，固為救時之必要，而不可不以公民道德教育為中堅。欲養成公民道德，不可不使有一種哲學上的世界觀與人生觀。而涵養此等觀念，不可不注重美育。因將清季學部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實」五項教育宗旨加以修正，改為：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觀教育及美感教育五項。又在所召開的臨時教育會議上闡明民國教育方針的重要意義，權利與義務的正當關係，並提出各項重要議案在會中討論。

元培在教育總長任內，曾對全國教育進行一些重要改革，如頒布教育宗旨、修正學校制度、

大學特別注重文理兩科、將經科併入文科、小學實行男女同校、廢除讀經、取消舊時獎勵辦法、特設社會教育司以普及教育等，都是奠基礎、開風氣的工作。

在政治上，元培則努力促進國家統一。當時，光復會與同盟會，因少數首領政見稍殊，致使兩會之衝突漸趨激烈。元培因與兩會都有關係，不願見其自相殘殺，自回國後，頗盡調停之力。

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六月（以下均為陽曆），內閣總理唐紹儀為王芝祥督直問題，因總統袁世凱漠視國務員副署權力，憤而辭職。元培亦堅請連帶辭職。他在辭呈中，直指政見不合，難有建樹。雖備受挽留，義無反顧。合則留，不合則去，這種有所不為的政治家風度，實開民國之先河。

元培於七月十四日獲准辭職，九月十六日偕眷再度赴德，仍到來比錫，在大學聽講，並在世界文明史研究所研究。

民國二年三月，宋教仁遇刺案發生，南北惡感日深，元培特自歐洲兼程返國，奔走調停，以免地方受到殘害，終因袁世凱缺乏誠意而告失敗。及二次革命爆發，乃與吳敬恆、張繼等在上海創辦「公論」晚報，列舉袁氏罪狀，口誅筆伐，不遺餘力。九月，二次革命失敗，元培再度赴歐，住巴黎近郊一年。及歐戰發生，遷居法國西南部，於習法語、編書外，並與李煜瀛（石曾）等辦理留法勤工儉學會，籌組華法教育會，被推為中國會長，已不像初次留學時那樣專一。

民國五年九月一日，教育總長范源廉電請元



①

① 蔡元培遺照。

② 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時的蔡元培。

③ 蔡元培為柳亞子題王濟遠所作黃花岡憑弔圖手書墨跡。



②

③
 為柳亞子題王濟遠所作黃花岡憑弔圖
 二十三年三月廿七日 元培
 身處三年才化黃元培在書局
 五嶽已心死盡在方

培擔任北京大學校長，遂於十月二日自法啟程返國。十二月二十六日，被任命為北大校長。民國六年一月四日，到校就職。

培養自由研究學風

元培欲以教育救國的意願，在戊戌政變時就已決定。於留德期間，對比較著名的大學，如柏林大學、門興大學及來比錫大學等，留有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對大學的觀念，也深受其影響。他希望他所主持的北京大學，能與德國大學相頡頏，懷有力爭學術地位的雄心。因此，在就任北大校長後，立即推行了一連串重大而新穎的改革。

那時，一般人仍留有科學時代的遺毒，認為學校是變相的科舉，上大學是謀個人入仕途的出身。元培首先要糾正的就是這種錯誤的觀念。他要學生認清大學教育的宗旨，是研究高深學問，大學生應以研究學術為天責，不可把大學視為升官發財的階梯。他深知北大學生沒有高尚的娛樂與自動的組織，是走向腐敗、對學術沒有興趣的重要原因之一，便對症下藥，除廣延積學與熱心的教員，認真教授，倡辦各種刊物，以提高學生研究學問的興趣外，並提倡課外的高尚娛樂，如組織進德會、音樂會、平民學校與平民演講團等，以發揚學生自動的精神，養成服務社會的能力。校中頓時呈現出一片蓬勃的朝氣。

對聘請教員的原則，元培是抱人才主義，只問學問能力之有無，不問其思想、派別、年齡、資格和國籍為何，保持了講學研究的絕對自由。在他所聘請的教員中，新舊派都有，儘管他支持

新派，但對舊派人物也保有相當的尊重。真正做到了無所不容，無所不包。

在學校行政方面，元培所表現的則是民主作風。他實行教授治校的辦法，首先設評議會，為商決校政的最高機關；次成立各科教授會、教務會議、行政會議等，使教職員都能貢獻他的意見，盡他的力量。

元培認為大學是囊括大典、網羅眾家的學府，所以又在北大努力培養自由研究的學風，對於各家學說，是依照各國大學的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無論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的命運，即使彼此相反，也聽他們自然發展。因為他素信學術上的派別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而真理愈辯愈明，只有使各種不同的主張並存，才能使學生有自由選擇的餘地，不致抱專己守殘的陋見。他雖主張學術研究自由，可是並不主張假借學術的名義，作任何違背真理的宣傳。例如馬克思的思想，他以為在大學裡是可以研究的；可是研究的目的決不是為共黨作宣傳，而是為學生解惑去壘；因為有好奇心而無辨別力，是青年被誘惑誤入歧途的根源。他這種休休有容的態度，不僅使北大氣象為之一新，就是五四運動的產生，也與他的提倡思想自由、研究自由有很大的關係。

由於我國素無思想自由的習慣，每好以己派壓制他派；所以元培這種辦學方針，頓時成為守舊人士非議的目標。民國八年三月十八日，林紆（琴南）在公言報嚴詞指責北大，元培則一一據實駁斥。在蔡、林「新舊之爭」以後的一個多月

，由於巴黎和會山東問題交涉的失敗，北京各校學生乃於五月四日遊行示威。當時，學生們以「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為目標，動機非常純潔。但親日派既集矢於北大，更遷怒於元培，再加上政客的推波助瀾，想乘機奪取此校，元培不得不於五月九日留書辭職出京，而風潮益形擴大。元培在各方挽留下，不願為個人的去留問題而牽動學校，遂同意回任。在此後數年中，他遊歷歐美各國考察教育，或出席國際會議，或為退還庚款而努力。

民國十一年冬，金佛郎案發生，他痛心於政治清明之無望，乃於十二年一月十七日憤而辭職，以不合作為抗議。於七月間重往歐洲，繼續研究學問，直到十五年二月，方由歐返國，即留在南方參加國民革命的北伐大業。七月八日，辭去北大校長職務。綜計元培「居北京大學校長的名義，十年有半，而實際在校辦事，不過五年有半」。

自民國六年至十五年，元培以革命黨員兼教育家的身分，置身於北洋軍閥統治勢力之下，擔任北大校長，企圖以教育文化的革新，來達成國民革命所不易達成的任務。他在北大經營的結果，不僅使北大面目一新，也使整個社會、文化及政治方面，起了顯著的變化；一切傳統的思想，均遭到了嚴重的衝擊，分別予以重行估價。在此以前，一般人對軍閥的惡勢力，仍然心存畏懼；但經過這番奮鬥，他們的假面具被戳穿了，反抗惡勢力的勇氣相對的增長了。從而奠下以後國民革命成功的基礎。

①蔡元培參加清朝殿試策論的試卷。

②民國大學院中央研究院暨各專門委員會成立大會時留影，前排

右起第十人為蔡元培。

① 臣對臣聞三代盛時學賅於治治斥於官官司職業周禮備矣帝王經論於茲集成諸子之書權輿馬爾楊築山川縣之地域以五城郭是為形法家出於職方形方之官便章名位課責會事以定民志是為名家出於禮官對量道實要會政貢以對履是為農家出於農稷之官管鑄權謀稽檢餼錄以周武衛是為兵家出於司馬之官班固曰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竟慮以明其指皆六經之支流使其人遭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洵知言矣欽惟皇帝陛下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既以儒學為天下大經大本而又網羅百家以興庶績誠所謂治無不貫矣迺聖德實淵符同道要持帝典之克揀益大易之曠陳進臣等於是而策以地理禮儀食貨兵衛諸大政如臣常桓何足以備

起關顧惟小說家者流閱里小知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亦



尊重舊派支持新派

民國十六年四月，國民政府奠都南京。教育界的先進們欲徹底整理學制系統，於是在中央創設「中華民國大學院」，以取代原來的教育部，總攬全國學術及教育行政事宜。同時在地方上試行大學區制，分全國為若干大學區，區內設國立大學一所，大學校長總理本區內一切學術教育事宜。凡試行大學區之省份，即取消教育廳，將教育廳一切職權移歸大學辦理。在民國教育史上，這是一次很大的變動。其創議和策劃的主要人物是蔡元培和李煜瀛，國民政府乃任元培為大學院院長。

大學院於十六年六月完成立法程序；大學區則指定先在江蘇、浙江、北平三地試辦。不料，大學院甫經成立，即因地位特殊，陳意過高，而一部分人士，又以名非習見，頗多懷疑，於是攻擊之聲四起。元培在一年之內，四次修改大學院組織法，以遷就反對者的意見，仍無濟於事。而江蘇、北平兩大學區內，對新制的反對，尤其劇烈。十七年八月十四日，國民黨五中全會第五次大會議決：依建國大綱設立五院，在行政院下設有教育部。元培眼見政府組織變更，其所手創之大學院已無法保存，乃於十七日呈辭本兼各職，十月三日獲准；二十三日，政府明令改大學院為教育部，所有大學院一切事宜，均由教育部辦理。十八年七月，大學區也全部結束，恢復教育廳舊制。元培對教育之理想：「以學者為行政之指導，以學術化代官僚化」，遂成曇花一現。

民國十六、七年，正值黨國由分裂趨於統一，處在多事之秋；一方面致力於軍閥之掃除工作，一方面也要彌縫黨內的歧見。元培置身其中，曾擔任浙江臨時政治會議委員，並代理主席；任上海政治委員會委員，與張人傑（靜江）、吳敬恆等聯名發表護黨救國通電，國民黨全面清黨；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成立，元培為委員之一，並被推為國民政府常務委員；又曾任代司法部部長、監察院院長等要職，盡智盡力，奔走調停，辛勤備至。

設中研院領導學術

民國十六年五月九日，中央政治會議第九十次會議，秉承孫中山先生擬設中央學術院為全國最高學術研究機關之計畫，採納元培等之建議，議決設立中央研究院籌備處，並推蔡元培、李煜瀛、張人傑等為籌備委員。但在七月四日國民政府公布的大學院組織條例第七條中規定：「本院設立中央研究院，其組織條例另定之。」十月，大學院正式成立，乃根據組織條例聘請中央研究院籌備員三十餘人。十一月二十日，籌備會通過「中華民國大學院中央研究院組織條例」七條。根據該條例，可知中央研究院由最初所擬設之獨立研究機關，改為屬於大學院下所設許多國立學術研究機關之一；直到十七年四月十日，國民政府公布「修正中央研究院組織條例」，始改「中華民國大學院中央研究院」為「國立中央研究院」，成為不屬於大學院的一個獨立研究機構，並於四月二十三日特任蔡元培為院長。

元培認為教育與學術是立國的根本，而科學研究尤為一切事業的基礎，所以努力於科學研究的促進。他對我國科學事業最大的貢獻，就是中央研究院的設立。集中專門人才，分設各種研究所，使中國科學研究進入一新的時代。就名義言，該院為全國最高的學術研究機關；就職責言，實兼學術的研究、發表及獎勵諸務。有了此一有系統而代表全國的學術團體，國內的學術工作得有中心，可以促進各機關的合作，提高研究工作的效率；遇有國際學術會議，也可藉此組織彼此接洽，並由此組織以轉與國內各學術機關或專門學者商洽推進。所以該院的設立，在我國科學事業上，是極具重大意義的。

民國二十四年七月，元培發表啟事，辭去了其他二十三個兼職，停止接受寫件、停止介紹職業，聚精會神，全力支持中央研究院院務，領導學術界人士向專門研究的途邁進，以實現培養人才、學術救國的素願。

及至抗戰開始，中央研究院隨同政府西遷。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上海失陷，元培於二十七日自滬乘船赴港，二十九日抵達後，不久遷居九龍。原想稍事休息，即轉赴後方；嗣因健康不佳，香港在醫藥方面較內地方便，所以未能即行。終因年事日高，又憂傷國事，精神日感不支。二十九年三月三日，不慎失足跌倒，病勢加劇，延至五日上午，這位「終身盡忠於國家和文化而不及其私的公民」，遂與世長辭，享年七十四歲，卜葬於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三月十六日，國民政府明令褒揚，用示崇重勳耆之至意。

著述宏富影響深遠

元培以清末名翰林，復留學歐西，借用他稱讚胡適的話來說，他真正是「舊學邃密，而新知深沉」。但由於他求知若渴，興趣過於廣泛，以致所學龐雜；學成後，又因行政事務過繁，以後沒有撰寫太多學術性的專著，所留下來的多半是些譯述或散篇文字；可是其貢獻和所發生的深遠影響，則遠非純學術性著作可比。他的著述，經過多次整理編印，為數頗多。因限於篇幅恕不一開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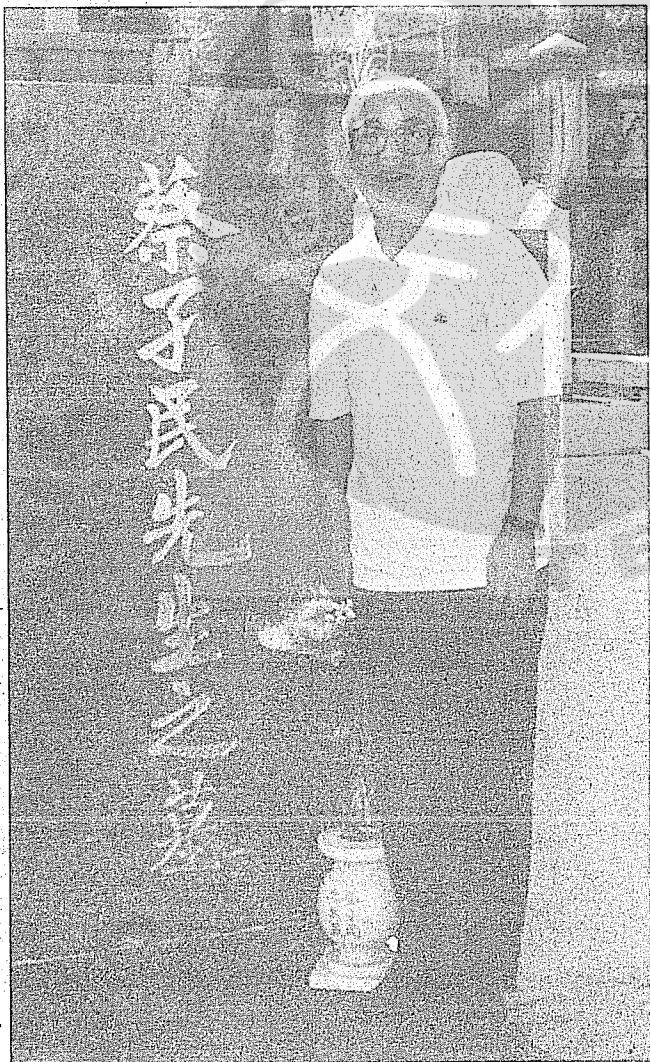
綜觀元培的一生：在辛亥以前，他是革命家；在辛亥以後，他是教育家。辛亥以前，雖然也曾盡力於教育事業，如在學校裡鼓吹民權、介紹進化論、宣揚虛無主義等，似乎是將教育當手段，藉此以培養革新人才，而達到革命的目的。但他也真正相信教育的永久價值，所以在蜚聲翰苑和辭去教育總長之後，仍再遠赴歐洲留學，接受新時代的教育，以充實自己；然後再以所學貢獻於國人。

自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他決定獻身於教育工作起，到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〇）病逝的四十餘年間，我國在教育、學術、文化等方面的種種活動，大多與元培有關，或為直接參與其事，或會間接受其影響。在新舊過渡時期，我國在新教育方面的人才，仍嫌貧乏，尤其缺少像元培這樣融傳統與現代、冶中西於一爐的大師，故為各方所推崇、借重。不僅國內如此，世界各國對他的卓越貢獻，也多予以肯定。例如民國十年

，元培在被派往歐美考察教育及學術研究機關狀況的途中，法國里昂大學授予文學博士榮譽博士學位，此為該校首次贈外國人以名譽博士學位；美國紐約大學則授予法學博士榮譽學位，哥倫比亞大學原定於舉行畢業典禮時也授以榮譽學位，因元培適在旅途中，通知的電報輾轉投遞，未能及時收到；及至到達紐約時，已逾該校畢業典禮之期，僅出席其校長巴特萊的招待宴會，發表演講而已。法國總統並頒贈三等榮光寶星勳章，以酬謝他在促進中法文化交流方面所作的貢獻；泰弋爾聘他為印度國際大學中國學院的護導

(Patron)。晚年滯留香港期間，因不便正式應酬，港督羅富國爵士曾在暗中保護有加；及至病逝時，雖在抗日戰爭最緊張的時刻，參加致祭和執紼者卻逾萬人，各學校及商店多主動下半旗誌哀，港督也請行政局華人非官守議員羅旭輝代表致祭，其場面之感人，在香港是空前的，真是備極哀榮！

在近代中國思想史上，蔡元培是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的人物。他的真知灼見，至今讀來，仍令人覺得歷久彌新！他那不朽的志業和完美的人格，更足以垂範士林，楷模後世！



作者陶英惠教授在蔡子民（元培）之墓前留影。